

医经研读

试论《内经》“苦欲补泻”理论对中药学的指导意义

陈 勇* 蒋 麟* 张廷模*

摘要 “苦欲补泻”即顺脏性之欲为补,逆脏性之欲为泻。该理论是中医药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药的功效认识和总结产生过较大影响,对中药的临床应用具有指导意义,对中药的实验及临床研究颇有启迪作用。

主题词 《内经》;中药学;④ 苦欲补泻

“苦欲补泻”理论出自《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中亦多有重申。该理论所谓“补泻”与《内经》其他篇章如《素问·三部九候论》、《素问·通评虚实论》、《素问·调经论》等所论“虚实补泻”颇异其趣,反映了《内经》理论的多元学术渊源。该理论在宋金元至明代产生过极大影响,清代以后则渐趋式微,至现代已渐被医药著作所淡忘。然而该理论对中药功效的认识总结、临床辨证应用,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现代中药学的实验及临床研究亦有极大的启迪。实有必要重新审视,从而发煌古义而裨新用。

1 苦欲补泻的涵义及诸家阐发

《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此为最早明确提出五脏“苦欲”及“补泻”的方式。此外,疑为后世补入的《素问·至真要大论》又从“运气淫胜病治”的角度发挥了“苦欲补泻”理论,如在“客主胜而无复病治各有正味”一节中曰:“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甘泄之;

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这里,“客者,天地之六气;主者,四时之六步”(张景岳《类经》),而木、火、土、金、水及厥阴、少阴等称谓,实为与五运六气相配属之脏腑的代称。故此所论补泻,亦为五脏苦欲补泻。

明代缪希雍在《本草经疏》“五脏苦欲补泻”中说:“故知苦欲者,犹言好恶也。违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脏之神之所好也,即补也。苦者,是本脏之神之所恶也,即泻也。补泻系乎苦欲,苦欲因乎脏性。”稍后之张景岳《类经》对此亦详加阐发。如其释肝之苦欲补泻曰:“肝为将军之官,其志怒,其气急,急则自伤,反为所苦,故宜食甘草以缓之,则急者可平,柔能制刚也。……木不宜郁,故欲以辛散之,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此下五脏补泻之味,与至真要大论主客正味义同。”其后李中梓《医宗必读》亦谓:“夫五脏者,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吴昆曰:“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也。”日本人丹波元简评曰:“专就五脏之本性而言补泻,不拘五行相克之常理也,下文心之咸亦同。”

综上所述,阐明了五脏苦欲补泻的涵义,即“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这种认识已成为后世理解研究苦欲补泻的基础。

2 对中药功效认识的影响

由于《内经》时代药物发展水平甚低,除成书年代可疑的七篇大论外,其他篇章则较少提到疾病的药物治疗。《内经》虽有“汤液醪醴论”一篇,而其“汤液”实为“五谷汤液”,张景岳更明确指出:“汤液者,五谷所制,而非药也。”《素问·移精变气论》虽云:“毒药治其内”,“治以草苏草蓼之枝”;《素问·腹中论》亦云:“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但均为泛泛之语。故《内经》所言酸苦甘辛咸五味,实多指五味之饮食,如《素问·宣明五气》云:“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谓五禁,无令多食。”直至唐宋,尚未见以“苦欲补泻”理论指导药物功效认识的论著。

最先明确地将苦欲补泻理论与具体药物联系在一起的,当推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谓:“肝苦急,急食

*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四川省成都市十二桥路 37 号

(610075)

收稿日期:2004-02-18

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黄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药。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芒硝;以咸补之,泽泻;以甘泻之,黄芪、甘草、人参。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甘补之,人参;以苦泻之,黄连。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以辛泻之,桑白皮。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苦补之,黄柏;以咸泻之,泽泻。”由于张氏补充了五味补泻药例,从而促进了苦欲补泻理论在中药学领域的应用,对后世认识和总结药物功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弟子李东垣据张氏补泻药例又结合《素问·至真要大论》之运气学说而有发挥。如在《东垣试效方》中,列“药象图说”,谓:“肝升生,辛温补,酸凉泻。”其辛温补药例:柴胡、升麻、葛根、川芎、羌活、独活、细辛、藁本、蔓荆子之类;“心浮长,咸热补,甘寒泻,”列咸热补药:附子、乌头、良姜、干姜、桂、红豆之类;“肺降收,酸凉补,辛温泻”,列酸凉补药:泽泻、猪苓、瞿麦、木通、通草、灯心草、琥珀、车前子之类;“肾沉藏,苦寒补,咸热泻,”列苦寒补药:黄芩、黄连、黄柏、大黄、苦参、防己、葶苈子之类。“脾不主时,于四季末各旺一十八时,乃坤土也,生化十一脏。”故不列具体药物。李氏大大扩大了苦欲补泻的用药范围。其后,王好古《汤液本草》“五脏苦欲补泻药味”、李时珍《本草纲目》“五脏五味补泻”均收入了张元素对苦欲补泻隅举的标准药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该理论的影响。

由于苦欲补泻理论“不属五行,末落阴阳”(缪希雍语)、与脏腑气血阴阳、虚实补泻学说大相径庭,故据该理论而认定的药物补泻功效与据虚实补泻理论认识的补泻功效颇有捍格,造成了后世对某些药物功效认定的迷惑。如知母、黄柏、苦参等药,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等咸以为补阴之品,后人遂视为补阴药而用于临床,从而导致了争议。又如张洁古谓肾苦燥而以黄柏、知母辛以润之,未明示黄柏、知母之辛味是如何认定的。显然此二药“辛味”的认定与前言细辛之辛味认定标准是不一致的,李东垣、王海藏等袭其说而未阐释,故应视为张洁古一家之言。丹波元简《药治通义》曾评曰:“五脏苦欲补泻,见藏气法时论,而王海藏(当为张元素)隶以各药,殆不免牵执,今缪氏就其意,敷衍为说,亦似不确协。”

虽然上述药物的功效及五味认定有“不确协”之处,但苦欲补泻理论本身对饮食五味及药物功效认识的指导作用则是不容忽视的。该理论从五脏特性的“苦欲”这一特殊角度,揭示了饮食调养及药物治疗的规

律,与“虚实补泻”理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自备一格,深入研究,以期在中药学的研究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

3 对中药临床应用的指导

缪希雍指出:“五脏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义”。对苦欲补泻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可否认,若据金元医家所补充的药例去审视该理论,无疑会产生诸多疑虑。但若抛开这些具体药例,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理解五脏苦欲补泻,可以得出结论:同是辛散、酸收、苦坚、咸软、甘缓,针对不同的脏器,由于各脏生理、病理特点的不同,可分别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或为“补”,或为“泻”。这种将药物的“补”和“泻”与具体脏腑联系在一起灵活看待的辩证法思想,对中药的临床合理应用,无疑具有极高的指导价值。

3.1 指导对疾病的辨证施药: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必将影响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从而出现脏性的苦欲好恶的变化。因此,治疗之时,应充分考虑脏腑的特性,即肝欲散、心欲软、脾欲缓、肺欲收、肾欲坚的特性,而遣选恰当的药物。由于脏腑在病理状态下,其气血阴阳的偏盛偏衰,更易表现出脏腑所“苦”的征象,因此,解除脏腑所“苦”的证候,亦即纠正了气血阴阳的偏差,且以脏腑“苦欲”的表现为提示,还可避免“虚实”补泻的过补、过泻、以及“虚虚实实”的偏弊。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苦欲补泻”理论,可发现其与虚实补泻理论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辅弼为用的,均应视为中医药辨证论治思想的精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缪希雍称“五脏苦欲补泻,……好古为东垣高足,东垣得之洁古,洁古实宗仲景,仲景远师伊尹,伊尹原本炎黄,圣哲授受,百世同源,靡少或异。”从辨证施治的角度而言,缪氏并非盲目崇古而加功于仲景等先贤,实为申明古今一脉相承的辨证论治思想。

3.2 纠正临床医患喜补恶泻的用药心理:“苦欲补泻”理论告诫人们,任何药物,哪怕是名贵的补益之品,若不被脏腑所需要,往往会干扰和破坏人体生理功能,或加剧病理改变,导致不良反应,都是有害的,因而不能乱用。即便如人参、甘草之类,在脾为“补”,在心则为“泻”,故仍当结合脏腑当时的生理、病理状态而审慎择用。相反,只要为脏腑所需要,不论什么药物,哪怕是偏性强烈,甚至是有毒之品,都是有利的,都可视为“补”药而果断施用。古代一些著名医家,颇多这类大胆用药的成功例案。如缪希雍治“姚平子伤寒”案(见《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徐灵胎治“淮安大商杨秀伦”案(见《洄溪医案》)等,不胜枚举。即使对“无病养生”之用药而言,并非参、芪、鹿茸等才可言补,而大黄、莱菔子之类

就非补药。据传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曾盛行一种“大补丸”，很有效验，颇受当时一些达官富贾青睐，其实该药仅一味大黄而已。制药者可谓深知“苦欲补泻”之理者也。从上述可知，“苦欲补泻”理论对人们喜补恶泻的不良心理，无疑极具针砭作用。以此认识缪氏所谓“用药第一义”，是不无道理的。

3.3 对中药实验及临床研究的启迪：根据“苦欲补泻”的理论，药物的补与泻、害与利是相对的，应该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而要明确具体药物的害或利，则须结合机体当时的生理、病理状况才能确定。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中药时，应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到能表现各脏腑“苦欲”状况的“模型”，从而才能更准确全面地了解药物的功效。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密的机体，是否也具有其他动物那样“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可以充分观察得到的。临床医生常可观察到，一

些处方药物看似苦涩难咽，而患者服之并无难色。这类情况在儿科中更为明显。这恐怕不是仅以“患者惜命”能充分解释的。在古代医案中，这种现象也时有可见，如徐灵胎治“芦墟连耕石暑热坏证”案（见《洄溪医案》），清·沈源《奇证汇·卷六》载“江应宿见一木商”案等。此外，古今对“异食证”的记载均不少见。这些现象似可视为“五脏苦欲”的行为表现。这是否启迪我们，在临床处方用药时，根据患者服药、用药时喜恶的行为反应，即时预测药物是否对证有效，并即时作出调整从而更准确、安全地遣方用药？现代制药业研制药物时，是否可将受试者的“苦欲”喜恶列为观察指标？

总之，《内经》“苦欲补泻”理论对中药学的指导意义是多方面的，现在应对该理论重新评价并充分应用，而不宜因其与其他中医药基础理论貌似不同而束之高阁，更不宜因金元医家所补药例有“不免牵执”处而将明珠视同鱼目。

洋参六味地黄汤抗辐射作用的实验观察

沈明勤* 彭蕴茹* 罗宇慧* 叶其正* 王志刚* 石磊*

为了观察洋参六味地黄汤的抗辐射作用，我们进行了有关实验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实验材料

(1)动物：昆明种小白鼠，雌雄各半，清洁级，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合格证号：SCXK(沪)2002-0010。饲养环境为清洁级，合格证号：SYXK(苏)2002-0007。(2)洋参六味地黄汤(干粉)：含生药 1.875g/g，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提供。(3)六味地黄汤：1g/ml，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提供。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1 对正常小鼠⁶⁰Co 照射后外周血象的影响：昆明种小鼠 180 只，雌雄各半，体重 18~22g，随机分为 6 组即正常对照组、⁶⁰Co 照射组、阳性药组和给药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30 只，雌雄各半。给药组分别灌胃给予洋参六味地黄汤混悬液 3.3g、1.65g 和 0.825g 生药/kg，阳性药组灌胃给予六味地黄汤 3.3g/kg，正常对照组及⁶⁰Co 照射组灌胃给予同体积的蒸馏水，小鼠均灌胃给药 14 天。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小鼠于给药第 7 天一次给予 350Rad ⁶⁰Co 照射。于⁶⁰Co 照射后第 3、6、9 天，各组随机取 10 只动物眼眶后静脉丛采血 30μl，注入稀释液中，用法国产全自动动物血细胞计数仪测定外周血象。结果表明，正常小鼠经⁶⁰Co 照射后，外周血液中白细胞数量显著下降，并持续维持较低水平，而血小板数量在照射后第 9 天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而照射组的红细胞、血红蛋白数则无明显变化。与⁶⁰Co 照射组比较，给予洋参六味地黄汤治疗的各组动物的白细胞数量在照射后第 6 及第 9 日均有明显恢复($P<0.05$ 或 $P<0.01$)，高剂量组动物血小板在 9 日明显高于照射对照组($P<0.05$)，表明本品

对照射引起的白细胞数降低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能抑制血小板降低(相关资料略)。

2.2 对正常小鼠⁶⁰Co 照射后骨髓有核细胞的影响：昆明种小鼠 60 只，雌雄各半，体重 18~22g，分为 6 组即正常对照组、⁶⁰Co 照射组、阳性药组和洋参六味地黄汤高、中、低剂量组。给药组分别灌胃给予洋参六味地黄汤混悬液 3.3g、1.65g 和 0.825g 生药/kg，阳性药组灌胃给予六味地黄汤 3.3g/kg，正常对照组及照射组灌胃给予同体积的蒸馏水，小鼠均灌胃给药 11 天。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小鼠均于给药第 7 天一次给予 350Rad ⁶⁰Co 照射。于末次给药后 24 小时，小鼠脱颈椎处死，剥离左侧股骨，以 3%醋酸 10ml 冲出骨髓细胞，按白细胞计数方法，计算 1 根骨内的骨髓有核细胞数量。表明与⁶⁰Co 照射组比较，洋参六味地黄汤高、中剂量组小鼠骨髓有核细胞数均明显升高($P<0.05$ 或 $P<0.01$)，表明本品对⁶⁰Co 照射引起的骨髓有核细胞数量减少有明显增高作用(相关资料略)。

2.3 对正常小鼠⁶⁰Co 照射后免疫器官重要的影响：昆明种小鼠 60 只，雌雄各半，体重 18~22g，实验方法同 2.2。于末次给药后 24 小时，小鼠称重后脱颈椎处死，取脾脏及胸腺称重并计算脏器指数，结果表明，与⁶⁰Co 照射组比较，洋参六味地黄汤高、中剂量组小鼠胸腺及脾指数明显增加($P<0.05$)，表明本品对⁶⁰Co 照射引起的胸腺及脾脏指数降低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相关资料略)。

3 实验小结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洋参六味地黄汤对⁶⁰Co 照射所引起的正常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数量减少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对照射所致血小板降低有一定的升高作用，同时能明显升高骨髓有核细胞数量，并能增加照射小鼠的脾及胸腺指数。表明洋参六味地黄汤对减弱⁶⁰Co 照射所引起的毒副作用有明显的功效。

*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南京市红山路十字街 100 号(210028)

收稿日期：2004-10-13